

秦岭听雨

○ 李 杰

十月初,图个无人清静,去终南镇附近的一处秦岭野山闲转。说是野山,却并不荒,木茂林深,只是没有人。

沿着一条铺满落叶杂草的山道走了一段,准备返回时,下起了雨,雨势不大,砸在枝叶间响起不同的音调。一个念头冒出来,就拿起手机拍照识图,听听辨辨这秦岭的雨。秦岭的雨,不急,也不躁,更不撵着人跑。仰头看不到雨从何处而来,顺着声音才能发现,雨落在山梁上,落在树梢上,落在石头上,落在草叶上,各有各的声响和音调。

高处的柏树、松树,叶子细而密,一根一根的。雨落在那些叶上,是簌簌的声音,沙沙地响,像是在由远及近地筛一箩细沙。

叶有蜡质,雨珠落上去,挂不住,就一滴一滴往下滚,滚过一层层叶子,才落到地上。

所以这一部分的雨声是分层的:头顶一层簌簌,中间一层嗒嗒,最底下一层是落在积年的落叶上的,闷闷的,噗噗的,和拍打棉被时的声响一样。

锐齿栎的叶子大,厚实,雨打上去,是小鼓的鼓点,绷得很紧的那种小鼓。一片叶子接一滴雨,就是一场“嘣”,干脆利落,不拖泥带水。

赶上一阵风吹过,满树的叶子翻过来,雨点打在叶背的灰绿色上,也是“嘣”的一声响,但显得短促而沉闷。

枫香树的叶子是掌状的,三裂,雨落在上面,掌心里兜住一滴,顺着叶脉分叉处滑下去,滑到叶尖,悬一下,再滴落。这

个过程里,雨声是“嗒——”,拉长了,中间有一个极短暂的停顿。

路边的忍冬,叶子对生,卵形,不大。雨落在上面,一颗一颗的,清脆脆,雨声是“叮——叮——”的,红色的浆果藏在撕裂的壳斗里,雨水顺着壳斗的裂口淌进去,亮晶晶的。壳斗是褐色的,干干的,雨水积着被里面的空气推得满溢出来,发出“扑”的一声,软塌塌的,没有回音。

黄栌的叶子圆、薄。雨敲黄栌,声音“噼噼”响,绵密得很,听着听着就恍惚了。

黄芩的枝条纤细,雨挂上面,一颗一颗的,排成串,透明的,圆溜溜的。不落的时候,安安静静,像一串玻璃珠子搁在枝上。毫无征兆地,珠子一颗接一颗地落下去,“嗒嗒嗒”,砸在下面的叶子上,又滚出长长短短的几个水痕,才没了。

俯身下去,贴近了,可以听到雨落到蘑菇上的声音,圆圆的伞盖张着,雨落在上面,“啪啪”地响。有些伞盖是漏斗形的,一开始雨落上去也是“啪啪”地响,等到积满了一汪水,再有雨落进去,就是“滴溜哒啦”地响,起了变调。

竹子一丛丛地聚着,竹叶细长,窄,雨落在上面,“淅淅沥沥”的,密而不乱,疏而有致,声音是轻的,一个一个的,清清楚楚,不粘连。

随着雨势变化,雨声也开始变,从“淅淅沥沥”变成“哗啦哗啦”,音调忽然变快了,一泻而下,接着又慢下来,回到一开始的调子上去,渐渐无声。

雨落在石头上,是“噗”的一声,不脆,散的,闷软,显得没有生机,和落到那些活物之上是完全不同的。但落到同样看似死物的土地上,却能发出各种不同的音调,有“滴滴”声,也有“哒哒”声,甚至还有有些地方,雨水落到上面,并不马上浸入,而是冒起一个水泡,“啪啦”一声响后,雨才浸透其下。

秦岭无声,雨落有音。

雨大的时候,满山都是声音,厚重浑阔,很宏大,但不好入耳。反而是雨小了,听得清楚,各是各的,各不相扰,慢慢地响给愿意听的人听。秦岭听了一番雨,闭上眼睛的时候反而看得更清楚:不管在怎样的场合,不管和怎样的人在一起,愿意听你声音的人,你说得再小声也能听见;不愿意听的人,你说得震天响,只是让人觉得聒噪,说了什么,是听不清的。

有雨山戴帽,无雨山没腰。

雨停了。雾从谷底升起来,白白的,慢慢地往上爬。树是湿的,叶是湿的,蘑菇是湿的,石头也是湿的。看到的都是湿的,润透水意的山色。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叫,那声音被雨浸润了,在山谷里转了一圈,收拢雨奏响的全部声音,又转了一圈,慢慢落下去。

云层裂开一道缝,光从缝里漏下来,照在湿漉漉的地上,本以为没什么可入眼的,凑近仔细再看,被呼吸触动,落叶上的水珠一颗一颗地动起来,也亮起来,汇聚到落叶的凹处形成一汪清澈的水,这汪叶上小湖里倒映着的,是秦岭雨落时响过的所有声音。

我的杂面情结

○ 屈学民

昨天晚上,我在老家照顾残疾的老母亲,妻子打电话,说姐磨了些杂面,想着我爱吃杂面,有空去她家里拿些。妻子一想我在县城照看女儿上学,明天刚好是星期五,下午和女儿一块就回来了,可以顺路去取。末了,还调侃说:“你看我姐多好,还记得你爱吃杂面,磨了点杂面都不忘记给捎些,比对我这个亲妹妹都好,我都有点嫉妒。”尽管妻子是说笑,但我爱吃杂面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记得小时候家穷,因为母亲常年卧病在床,我和哥哥年龄小正在上学,父亲一个人挣工分,每年分到的粮食较少,家里的日子过得格外拮据,所以细粮很少,基本上以杂面为主。家里少量小麦磨成的白面,只在有客人时用来招待,那时我们兄弟俩才跟着沾点光。有时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吃着白面馍馍,这让我们一直觉得母亲很吝啬,每天上顿是苞谷糝稀饭就酸菜,下顿是浆水菜糊涂杂面。碗里的饭一直是那种“捞着稀,喝着稠”,最多是煮点土豆、南瓜或红薯之类的时令瓜果,而白面馍馍、臊子面只是过年时的待遇。用母亲的话说:“宁穷一年,不穷一顿。起码过年的脸面不能丢,年一天就过完了……”

其实,所谓的杂面,就是用一半小麦和一半玉米混合磨出来的面。有些讲究的人家,用小麦或绿豆与黄豆、豌豆、小豆、荞麦等混合磨面,口感比小麦与玉米磨出来的更好吃、更筋道,但都叫杂面。

后来日子越来越好了,大米、白面成了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主食,反倒时不时还会怀念小时候杂面的味道。记得有一次和父亲聊天,父亲说:“并不是以前我们爱吃杂面,而是因为我们丹凤县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秦岭腹地,山大沟深,河谷纵横,土地稀少,自古有‘九山半水半分田’的称谓。大部分土地都是山坡地,也无法浇灌,只能种些抗旱耐寒的粮食,比如小麦、玉米,还有一些豆类作物,靠天吃饭,所以收成也不好。俗话说,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’。老一辈人便琢磨

出用小麦混合玉米等其他作物磨面,这样磨出来的面粉多,而且杂面消化慢,能管到晌,对于每天在地里干农活的人来说扛饿。”

这么多年来,从四处打工到如今年过半百回到老家,很少能吃上家乡的杂面。一来是加工磨面的人少了;二来是受各种因素影响,种地的人越来越少,杂面更像是一种奢望,但我爱吃杂面的喜好一直未变。其实我爱吃杂面,特别爱吃油泼杂面,因为杂面硬爽、耐煮、夯实,不管你油泼得多与少,它既不会因油少粘成一团,也不会因油多而爽滑难夹,不管怎样,都是一根根零零落落、直直爽爽,吃起来非常筋道。

我时常在想:年过半百,我一直学不会在金钱或权力面前见利忘义、沆瀣一气,或如白面一样因利抱团或圆滑势利;既不同流合污,也不随波逐流,独守一份纯真与率性,是不是多年来喜爱吃杂面养成的性情。

诗 歌 苑

秋天的背影

○ 王建新

片片黄叶,携手秋风
于霜打的枝头暗自飘落
像一个个感叹号
发出岁月深处缱绻的咏叹

荏苒的时光,沿着叶脉
将一腔热血刻进青春的记忆

把风霜雨雪的磨砺
融入春夏秋冬的季节洗礼

渐渐枯黄的草木
不过是卸掉了些许身外之物
用一个华丽的转身
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蜕变

让秋天的背影,走得更加凝重

种子随着枯叶
一起被埋进大地深处
只因身后有大山般的承诺
即使深埋雪下,也将
永远怀揣一颗绿的梦想

广告

欢迎订阅 2027年 陕西画报

《陕西画报》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、陕西画报社主办,是陕西省唯一的以彩色图片报道为主的大型新闻期刊,创刊于 1951 年,立足陕西本土,把握时代脉搏,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,宣传陕西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与文化强省建设成果,兼具新闻性、纪实性、史料性、知识性与欣赏性。欢迎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大中专院校、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国内外读者订阅,共同见证陕西发展,传播三秦文化。



邮发代号: 52-75

刊期: 双月刊(全年 6 期)
单期定价: 16.00 元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 CN61-1029/Z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: ISSN1001-0440
国外发行代号: BM972
地址: 陕西省西安市朱雀大街中段 58 号
邮编: 710068
账户名称: 陕西画报社
账号: 6105019260000000595
开户行: 建设银行西安黄雁村支行

征订热线

029-88402481



陕西数字影像资源中心
陕西新闻图片网
SHAANKI DIGITAL IMAGE RESOURCE CENTER SHAANKI NEWS PICTURE NETWORK

www.sxnpn.cn